

列傳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二	七	九	八	〇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漢	二七九八	〇	二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798
冊數	20( 15 )
函號	279 49

正史世系





四十二  
王吉

貢禹

龔勝

龔舍傳云禹龔是也  
鮑宣

四十三  
韋賢子玄成  
魏相

丙吉

四十五  
睦弘息隨及  
夏侯始昌

京房

翼奉

李尋

四十六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王尊

四十七  
王章  
蓋寬饒

諸葛豐

劉輔

鄭崇

孫寶  
毋將隆

何並

四十八  
蕭望之子育咸由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漢書七十二  
淺草文庫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維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者也

有德也遠方國物貢金九牧以鑄非象物祭

目夷齊以武土久死不葬而用餓死干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

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雒陽東北阮籍

亦以為然今此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賦云隴

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

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隴西者近為是也周猶

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

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音乃渙反又音肅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

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緡甲季真黃公用里先生師

四結林隗本起於此更無姓多可類知蓋隱居之人居跡遂害不徒

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後代一甫謚焉徒及諸地理

當讀為綺里末黃公者亦猶樂正



南漢書云  
 書說竟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又不經班此四人者當秦之  
 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齊略一無取焉  
 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師古曰即今之商州商雒縣山也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  
 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東  
 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  
 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后谷口有鄭  
 子真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輔決錄云子真名撲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真若其  
 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  
 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訕而終君平卜筮於成  
 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  
 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  
 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  
 裁日閱數人師古曰裁與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不復

老子師古曰所坐之處也慎覽亡不通依老子師古曰濂周之指著書

十餘萬言師古曰周即莊周慎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

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強素善雄父之為

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

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訕也疆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

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嘆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

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

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師古曰

名師古曰蓋執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孟康曰蓋  
何不因名卿之執以求名常昭曰言有勢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揚子以為  
不然唯名卿之執以求名常昭曰言有勢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揚子以為  
名可庶幾而大揚雄以為為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師古曰  
自蓄其德則有名也當特諸師古曰惡乎其成名師古曰惡於合口師古曰鄭子真不訕其志師古曰

狹王也師古曰惡於合口師古曰鄭子真不訕其志師古曰

按莊周  
 非改

子法



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宜其卿宜其卿是兩龔之繫其

清矣乎蜀巖湛冥孟康曰蜀郡巖君平湛深玄不作苟見不

治苟得師古曰不為苟顯之父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

以加諸師古曰隨隨使珠也舉茲以旃不亦實乎師古曰旃亦

鄭子直巖君平皆未嘗任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

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盧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

為郎補廷尉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遷雲陽

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

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

風發考匪車揭考顧瞻周道中心慙考師古曰慙

終日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然然

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師古曰今之發然然

數變也師古曰數昔召公述職師古曰召讀曰邵邵公名當民

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師古曰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

其仁恩至厚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邵南之詩也

而樂逸游馮式搏銜師古曰搏大王不好書術

叱咤師古曰咤亦叱手苦於筆師古曰筆身勞辱車輿

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師古曰塵夏則為大暑之所

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侵薄師古曰侵數以粟

薄迫

薄迫

薄迫

薄迫

薄迫

薄迫

薄迫



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曰脆柔也音而亮反非所以全壽命之宗

也師古曰也宗尊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隆高也夫廣夏之下細

旃之上師古曰旃莫大至也旃與旌同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

下乃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

食日新厥德師古曰訢師古曰訢也其樂豈徒銜檝之間哉師古曰銜馬

也師古曰也非也檝音其日反休則俛仰誦信以利形師古曰形也檝音其日反進

退志趨以實下師古曰趨下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

精以適神師古曰適也練其氣也適和也

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喬松也

美鼓廣饗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輳而社稷安矣師古曰輳也

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

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

非饗國之福也臣古禹饗頌大王祭之王賀雖不遵道然

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其忠

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

其後復故從自若師古曰從音子用反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

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父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

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

宗諒闇三年不言師古曰諒闇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

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舉事也且何獨喪事凡南面

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師古曰言哉四頌大王察之太將軍仁愛勇力智忠信之

何言哉故言引之



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弃  
 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師古曰屬音之欲也大將軍抱持幼君襁  
 緥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  
 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也  
 爰其仁厚豈有量哉師古曰言其深多也量音刀向反臣願大王事之敬之  
 政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既  
 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坐在國時不舉  
 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師古曰道讀曰道  
 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弟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  
 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史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  
 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衣重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  
 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

陛下親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  
 太平詔書毋下民泐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  
 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欲治之主不世出  
 師古曰言有時之不常值也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  
 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師古曰三代之隆者周其務在於期  
 奮簿書斷獄聽訟而止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  
 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  
 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  
 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  
 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  
 云齊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  
 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師古曰解在董仲舒傳今俗吏所以牧



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

其欲治者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誦

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脩也師古曰言其深難久行是以百里不

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入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師古曰

民莫善於禮師古曰孝經非此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

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

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啟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

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而壽考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

武丁也享國百年師古曰高宗殷王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

大壽之萌也師古曰由之而生故云萌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父母之

俗

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

人不反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乘

使男事女夫誅於婦逆陰陽之化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

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

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

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真真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真言

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李奇曰不繼

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今使俗吏得任子弟

率多驕驁不通古今師古曰驕與傲同至於積功治人

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宜明選

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

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



取下有以

抵減樂府省尚方師古曰尚方主巧作明視天下以儉師古曰儉讀曰示古者工

不造瑯琊商不通侈靡師古曰瑯琊者刻鏤為文瑯音蒙非工商之獨賢政

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上以

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師古曰迂遠也音干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

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東樹垂吉庭中吉婦以棗啖吉

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

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東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

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曰彈冠考且入仕也言其取舍

同也師古曰取進趣也舍止息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

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為

駱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樂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

以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脩宜顯以厲

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也論語稱孔子曰使於

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師古曰以遷趙內史

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

歸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

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

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為少府會御

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師古曰言不聽虛名考

績用人之法師古曰言用人之法皆須考以功績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上

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

為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為大夫數月

為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為大夫數月



薛宣免遂代為丞相衆人為駿恨不得封侯駿為少府時

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如淳曰

取駿子崇以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

以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

侯夫人故寡居共養長信宮師古曰故者夫人之名也坐祝

詛下獄崇奏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婚師古曰

家哀帝以崇為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

踰列次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名也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師古

與由同反懷詐諉之辭師古曰諉詐言也音虛素反欲以攀救舊姻之

家大送之京舉錯專恣師古曰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

遷為大司農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

空彭宣之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

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為傳婢所毒薨國除

師古曰凡言傳婢者謂侍相其衣服自古至崇世名清廉然材

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

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

囊衣師古曰一囊之衣也不畜積餘財師古曰畜積去位家居

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

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絜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

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

責師古曰太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

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師古曰虛已謂

聽受其言也

一本列次下注有累世之美下是



前漢書

卷之七

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  
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師古曰秣養也謂以粟米飲也牆塗而不瑀木摩而

不刻師古曰瑀字與彫同彫畫也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

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絲戍之役使民

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師古曰

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歛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并作

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殿馬百

餘匹孝文皇帝衣絺履革師古曰絺厚縹音徒奚反器亡瑀文金銀之

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效效師古曰效音甫往反其下亦同

衣服履絺乃劔亂於主上師古曰絺古袴字主上時臨朝入廟殺人

不能別異甚非其且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

奢美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

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師古曰正曲曰矯復音方曰反臣愚以為

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師古曰樂節禮樂

曰論語補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交也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

其餘盡可減損故特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

子之服在齊地笥盛依竹器音先嗣夕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

數鉅萬蜀廣諸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

千萬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

室也東園匠也上已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

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子住太后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

當所以賜食臣下也讀曰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

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

大豬所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人至相食而殿馬食粟苦其大肥氣

石 漢



盛怒至乃日步作之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王者受命於天  
 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  
 數千人以填後宮師古曰此真字讀與夫同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  
 事不知禮正妄多減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  
 凡百九十物盡瘞滅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  
 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  
 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  
 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讀曰娶諸侯妻妾  
 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  
 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  
 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自上也准世  
 上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二分去二

平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  
師古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遺  
 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廢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  
 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園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廢去自城西  
 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方今天下飢  
 饑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  
 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  
 臨女母貳爾心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諶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矣王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常降監信可畏也  
也母貳爾心機事易失勿也豫也當仁不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故引之獨可以聖心參  
 諸天地揆之往古師古曰揆度也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  
 指隨君上下師古曰上下猶言高下謂苟順從也上音時掌反臣禹不勝拳拳不敢  
 不盡愚心師古曰拳拳解在劉向傳下鮑宣傳卷音義亦同天子納善其中乃下詔







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史大夫  
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為古民亡  
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二歲則出  
口錢故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  
七歲去茲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  
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  
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  
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亡鑿地數百丈銷陰氣  
之精地穢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  
之災未必不繇此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  
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  
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

利師古曰利若有萬錢為利實則獲二千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  
寒暑猝中把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拚按取也山古草字也拚手拚之也拚併也胼胝也拚音才已奉穀租又出粟稅師古曰粟  
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故民弃本逐末耕  
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買師古曰賤買而更為商賈之業窮  
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  
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王金銀鑄  
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賤賣曰販除其租銖  
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賦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  
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便音扶目反又言諸離宮及長  
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師古曰繇讀曰徭又諸官奴婢十萬  
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



劉啟曰百姓者多

入廩食師古曰給其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師古曰乘登也

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不得私販賣與民爭利

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

賤貪汙賈人贅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

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師古曰疑者以與民疑從輕也

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

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

大威行遂從者欲師古曰從讀曰縱音讀曰嗜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

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

並起亡命者殺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者於計簿

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師古曰右職謂所屬之府右時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

盜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劫也

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誑也

設音慢又諱逆而勇猛者貴於官師古曰諱亂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曰何以

孝勇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

為勇猛而臨官故黜削而貶錮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

雖大堯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

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

弟又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

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崇尚也

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

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師古曰不止免官而

已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

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讀曰解四

何晏注

何晏注

何晏注



化

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師古曰微亦無也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音竹仲反斷音丁煥反况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正天下易於决流抑隊師古曰决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師古曰幾音每依反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天下艱難也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調古韻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脩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師古曰解讀日懈也三王可俾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大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帝

直

幸御者及省建章日泉宮衛卒減諸侯王朝衛卒省其半然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而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送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曰送毀送音大結反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為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送毀之禮然通儒或非之語在韋玄成傳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吏舍不仕父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為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師古曰卒終也然其經業而勝為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為尉壹為丞勝輒至官延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



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竇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亢音甫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平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詞也音弋癸反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竇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儉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師古曰依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李基三事忤意迷國問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

猶人

結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迷國不疑女謂曰信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且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師古曰今款奏此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師古曰通并劾勝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師古曰謂如尚書所劾奏也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意自變耳禮不變也常志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師古曰何若言無所以也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服虔曰駁之末世介士也自沈於河者先是常又為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師古曰



便

博

曰言於誰

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師古曰連恨謂再

謂即應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服虔曰問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使上之邪師古曰

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師古曰言奏事不

罪勝窮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李燾守朝廷事下

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更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

事中與論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

辯訟辯訟婚謾亡狀師古曰疾急也婚古情字謾皆不敬制曰貶秩

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為侍郎出

勝為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為

光祿大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

琅邪郡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為大中大夫王莽

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

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閱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

章第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若今官人行得通驛也縣次具

酒肉食從者及馬師古曰道次給酒肉并飲其從者及馬也食讀曰飲長吏以時存問

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復衾一祠以

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

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者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

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

茶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

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大

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

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於是勝漢遂歸老

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







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勸  
 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  
 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  
 日暮入地詎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曰救以棺  
 斂喪事師古曰棺音工煥反斂音力贍反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  
 冢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冢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遂不  
 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大守臨斂  
 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襄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  
 甚哀覘而曰嗟嗟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師古曰薰芳草龔生  
 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  
 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東

州丞師古曰東州渤海之縣也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病去官

後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為議郎後以病

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

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

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師古曰出六條之外行部乘傳去法駕

師古曰行音下吏駕一馬師古曰言其單舍宿鄉亭為眾所非宣

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

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

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

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傳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

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

入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師古曰塞滿也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



前漢書

卷四十四

七

秦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

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

白首者女魁壘之士眼裏曰魁壘壯貌也師古魁音口堵反壘音磊論議通古今喟

然動衆心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止位反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

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卿省戶下師古曰敦謂尊重也陛下欲與

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師古曰共讀曰恭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

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師古曰四罪謂流共工

桀殺于羽山也師古曰羽山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

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

於前凡民有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

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行反貪吏並公受

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取謂取也音去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

變縣役失農桑五亡也師古曰變謂更也音步浪反部落鼓鳴男女遮世六亡也師古曰

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師古曰劫謂取也音古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

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師古曰刻謂治獄深也音古盜賊橫發四死也師古曰橫發也音胡孟反

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饉六死也師古曰讎謂相殘也音胡孟反時氣疾疫七死也師古曰時氣也音胡孟反

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

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相也相謂諸侯也

相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

下流教化者邪師古曰惻隱皆痛也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女利而

已師古曰已求也稱音人孕反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師古曰

職但主食祿而已言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異有

前漢書

卷四十四

七



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數名也師古

曰在未央宮中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

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師古曰尸鳩實

尸鳩布桑其子七枚人君子其儀一也言尸鳩之鳥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尸鳩拈鞠也拈音居默反今貧

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師古曰厭飽足也空孔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

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師古曰安焉也奈何獨私養

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將米酒霍

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蒼頭盧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

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

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幘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

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

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師古曰說

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戮人

之雄惑世太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

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

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

位皆歷三公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

師古曰建立也圖謀也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

為交師古曰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

忍退武等海內失望師古曰小有不快忍之也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

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

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

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

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



入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駭不竭

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

地之戒臣宣呐鈍於辭師古曰呐亦訥字也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

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

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待中諸曹黃門郎

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

已來父震母震動于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

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

退外親及旁支素餐之人師古曰以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

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歎然莫不說喜

師古曰歎音訕說音悅下亦同也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

戌白虹疇日連陰不雨師古曰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

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師古曰葭音

卑葭莩喻輕薄而附着也但以令色諛言自進師古曰令善也諛詭也賞

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策尚以為小復壞暴室師古曰特

為一第賜賢猶嫌隘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

夜吏卒皆得賞賜師古曰為賢第上持上家有會輒太官為

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

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

過天地解離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

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

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師古曰視復徵何

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師古曰易改也建立大



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

省師古曰不欲使海瀕亦陋自通遠矣願賜

數刻之間師古曰刻漏極竭望望之思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

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師古曰三重之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

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

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師古曰行

屬以令行馳道中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

吏鉤止丞相掾史師古曰鉤留也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

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師古曰御史

不得入也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

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大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

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日謂

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長雄

就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為其地宜田救又少豪俊長雄

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州郡以異法案誅諸豪桀

隴西辛興師古曰詔顯其名而捕之與宣女婿許緝俱過宣一飯去師

邪又有紀遂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

推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師古曰并列其人本土及

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

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服履曰履猶履也師

古曰衣音於既反著

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之後也

師古曰諫謹

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服履曰履猶履也師

古曰衣音於既反著

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之後也

師古曰諫謹

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服履曰履猶履也師

古曰衣音於既反著



綴衣躡空履也空穿也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服履日以瓦器遺之被虐偽

名師古曰被音安義反郁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

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

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稅以衣衾師

曰贈喪衣服曰稅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

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

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

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

守箕山之節也張晏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由祠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

強致師古曰說讀曰悅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師古曰喜音許也著

詩賦數十篇始除麋郭欽哀帝為丞相司直師古曰諭案法

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宣

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將謂元鄉為兗州刺史亦

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計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

戶卒於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復蘇章游鄉山陽曹

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為丞

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師古曰說竟不受侯爵會是

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

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師古曰上繫辭

同歸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辭諸草木區以別矣師古曰言

芬馨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

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

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師古曰懷思也言不能去是故清節之士於



逸

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  
 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今龔勝不受莽官  
 貽斯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不  
 方志避亂朝詭引巢許為喻近此義也  
 郭欽蔣詡好退不汙絕紀唐矣師古曰  
 節殊於紀遂及雨唐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齊魯傳第四十三

漢書七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齊魯傳第四十三



曰贊說足也

賞罰之行非繇王室

師古曰繇與由同也

庶尹

君于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

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師古曰

庶尹亦官之長也羣后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

我祖斯微

彭城師古曰言我之先祖於此隊微也

並同

在于小子勤諛厥生

師古曰諛歎聲音許其反

阨此媯秦耒耜以耕

師古曰言曹秦暴虐無有列位躬耕於野

悠悠媯秦上天不寧

廼眷南顧授漢于

京

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為南故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漢

於赫有漢四方是征

師古曰於讀曰烏為歎辭也赫明貌

不懷萬國鹵平

師古曰懷思也來也鹵古做字攸所也言漢

廼命厥

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

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

師古曰元王

承長也夷王立四年而薨

廼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

唯王統祀

成乃嗣位故言不永也

左右倍臣此惟皇士

師古曰備准也

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水以繼祖考

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

繼其祖考

邦事是廢逸游是娛

大馬繇繇是放是

同悠悠行貌放放

務彼鳥獸忽此稼苗

烝民以匱我王以媮

師古曰媮與媮同樂也言衆人失此

所弘非德所親非俊

唯囿是

恢唯諛是信

師古曰恢大也諛諛諂也

夫号号黃髮

古曰号号直言也

如何我王曾不是祭

既藐下臣追欲從逸

音踰号音五各反

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

追情欲從逸遊也臣贊曰藐

祖輕茲刑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

師古曰睦密也言服屬近

曾不夙夜

以休令聞

師古曰休美也令善也聞聲名也

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司

執憲靡顧

師古曰靡無也言讀天子之法

正遐繇近殆其怙茲

師古曰言欲正遠人先從近親始而王怙恃與

嗟嗟我王曷不此

思非思非鑿嗣其罔則

師古曰不思鑿成之義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

彌彌其失宐



前漢書

致水匪霜致隊

靡曼瞻惟我王昔靡不練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陰隊之

與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師古曰言與復邦國救止顛隊之道無如能自悔其過惡秦繆公伐鄭為晉所

歲月其祖年其逮者師古曰逮及也考者老人面色如

子庶顯于後師古曰於歎辭也言昔之君子庶

其在鄒詩曰

微微小子既考且陋師古曰自言年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之

折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我王如何曾不斯



絕一作端

也我雖鄙考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有而師古曰而者句絕之辭侃和樂  
貌音口孟卒于鄒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  
詩也自孟至賢五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師古曰篤厚也  
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  
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  
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  
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師古曰與讀曰豫徙為長信少府師古曰長信者  
太后宮屬也孟康曰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  
封扶陽侯孟康曰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  
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  
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  
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

輟

謙一作嫌

室

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  
不如遺子明經師古曰遺與讀曰豫徙為長信少府師古曰長信者  
太后宮屬也孟康曰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  
封扶陽侯孟康曰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  
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  
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  
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  
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並反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師古曰輒從者之車  
也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具毛嘗言曰廣師古曰繇與同  
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東國後王國除為大河郡  
初玄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  
父賢以弘當為嗣故勅令自免師古曰弘心其有罪見無妨為繼嗣故令以病去官也弘懷  
謙不去官師古曰謂若欲代弘為侯故謙不肯也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  
獄罪未決家問賢當為後者賢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

前漢七十三



古

為

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師古曰博士姓義名倩也宗家賢之同族也倩音千見反共  
 矯賢令師古曰矯託也使家丞上書言大行師古曰為文書於大行以言其事也  
 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玄成  
 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師古曰便利大小  
 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  
 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  
 辟冗者師古曰辟讀曰辟案事丞相史廼與玄成書師古曰即案驗玄成事者曰  
 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  
 蒙恥辱於狂癡光曜掩而不宣師古曰掩讀與箱同微哉子之所託名  
 也李奇曰名聲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師古曰過猶謬也願少聞  
 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  
 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

使自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御  
 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  
 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  
 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為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  
 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  
 晨入廟天雨淖師古曰淖泥也音女教反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  
 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  
 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于  
 豕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師古曰建立也立為伯也綏安也厥績既  
 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師古曰翔翔安舒貌德之令顯慶流  
 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應劭曰歷世有爵位肅肅楚傳輔翼元夷  
師古曰元夷王夷王也厥駟有庸惟慎惟祗孟康曰駟駟馬也尚書車服以庸肅功也師古曰肅亦常也即上車服有



常同義也 嗣王孔佚越遷于鄒師古曰孔甚也佚與逸同五世壙僚至我節

侯應劭曰月孟至賢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師古曰聞台韻音問左右昭宣

五品以訓師古曰左右勅也言為相也五品五既耆致位惟懿惟

奐師古曰言以年致仕厥賜祁祁師古曰祁祁行國彼

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六轡是列是理

師古曰繹繹和調之貌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宗是師師古曰穆穆天子尊之以為師四方遐爾觀國之輝師古曰輝輝光也茅土之繼在

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師古曰形見也言其謙讓志節顯見也於休厥德

於赫有聲師古曰於皆歎辭也休美也致我小子越留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已身而留在京

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師古曰肅敬也婿彼車服黜此附庸師古曰婿朝請也

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師古曰附庸言見黜而附庸也

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更變師古曰更變言已也

後匪作於幾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於於數辭也三事三公之位也

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師古曰齊觀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

庶而師古曰齊觀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嗟我小子于貳其

尤師古曰于往也尤過也自戒云今以往勿貳其隊彼令聲申此擇

辭師古曰令善也擇可擇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

是履師古曰戒他人初宣帝寵姬張婕妤好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

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為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

失母故不忍也父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師古曰風讀曰

調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

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

其對及元帝即位以玄成為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

其對及元帝即位以玄成為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







孫乃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為定陶王時賞為太傅哀帝即位賞以舊恩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公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以壽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也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曰古曰殿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

大之殿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別殿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

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別望加臘為二十

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糶糶又嘗麥八月先夕饋殮皆一太宰酌祭用九太宰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宰十一月嘗十一月臘二太宰又每月一太宰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詭是也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

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矣

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

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上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

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

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

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

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

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師古曰言不必同也往者天下初定遠方







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師古曰昭穆者父子易其號序也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昭

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師古曰祖所從出也以其祖

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

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

終也師古曰殺漸降也音所例反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

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

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師古曰

曰二聖文王武王也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師古曰

曰謂之成五則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師古曰遠離也音于乃反

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

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

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

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曰悼皇考於元帝祖也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

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誅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

人不帑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出美人重絕人

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

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

夷宜為世宗之廟師古曰忠尹忠也攘卻也諫大夫更始等十八人以

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師古曰重難也

依違者一年師古曰依違者不決也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

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

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

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

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



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  
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

昭皇帝後於義體師古曰一體謂俱為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

言宣皇帝後於義也尋其文自可見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

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

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

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

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

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

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

其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又曰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眾風雨之

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師古曰此禮

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

復修師古曰間音工覓反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

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師古曰適讀曰

躄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

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

可後歲餘玄成薨臣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

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

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

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

功師古曰育養也休美也烈業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

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

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



親奉郡國廟可止母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

祖宗而不敢失師古曰不敢失禮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

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師古曰序謂端緒也皇帝悼懼即詔臣衡

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禮皆不敢不自親郡

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間者歲數

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

祖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師古曰復音房自反如誠非禮義之

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師古曰如若也中音竹仲反當受其殃大被

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

帝孝又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師古曰右開讀曰祐

賜皇帝眉壽亡疆師古曰眉壽言壽考而眉秀也疆竟也令所疾日瘳平復反

常師古曰反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殿廟曰往者大

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師古曰休美也典法也

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天子奉天故

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

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墮毀也烈業也繼謂始嗣位者也墮音

反火規上陳太祖間歲而裕師古曰間歲隔一歲也其道應天故福祿

得

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於

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

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為太

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師古曰信讀曰申尊祖嚴父之義也

寢日四土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師古曰間音工其反皇帝思慕悼

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

承順天心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堯



故衡摠引之也子孫本支陳錫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敷

受敷錫初始之福故得承久無窮師古曰言子孫承誠以為遷廟合祭久長

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師古曰言即以此令日師古曰令善也謂吉日也

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

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

職之疾師古曰共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

不得禮師古曰於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

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

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

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

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

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師古曰六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

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喜氣

自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昔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

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

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師古曰與讀曰他皆如

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

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師古曰卒終也案衛思后矣太子矣后園

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

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

高后時患臣下交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

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



謂一作為

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  
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  
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  
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  
次當以時定非令所謂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  
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  
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  
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  
武皇帝雖有功利親盡宜毀太櫟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  
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  
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

之言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

荆蠻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

又信明其德既伐獫狁懲其侵暴則荆蠻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嘽嘽音他丹反推音他回反故稱中興及至幽

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師古曰宗器宗廟之器也自是之後南夷與

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師古曰綫也首思薦反春秋紀齊桓南伐

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也微無也被髮左衽戎狄之服言無管仲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

功以為伯首師古曰伯讀曰霸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

師古曰氏讀曰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

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

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

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



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

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

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

師古曰罷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

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師古曰昆置五屬國起朔方

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

臂師古曰樂音奈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

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有師古曰婼單于孤特

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師古曰斥功

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

撫可見師古曰撫讀曰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

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

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

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

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

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

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

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

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師

曰流謂流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

殺以兩禮也師古曰殺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

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

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師



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周公為母逸之戒舉於三宗  
庚之子雍已之弟也武丁小乙之子  
以勸成王師古曰坊逸尚書篇各戒以無逸豫也繇是言之宗無數也師古曰繇與由同也

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  
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

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  
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

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  
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

云蔽芾甘棠勿鬻勿伐邵伯所芟師古曰召南甘棠之詩也解已在前騎字與翳同友音步

萬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  
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

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  
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

之如此不且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  
敬議可歎又以為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夫保也殺也夫音丘呂反殺音所例久其下並同也故

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  
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曰去祧為壇墠地而祭也師古曰禰是遠祖也祭

士為壇除地為壇祧音他堯反禰音詳大禘則終王服虔曰鬯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

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  
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

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况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棄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也自貢禹建  
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失禮意



矣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

師古曰諡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

相相等奏魏相也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

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

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師古曰

之南故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

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

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

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諡曰悼裁置

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

統乖繆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

是為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

後者也師古曰謂皇高祖考廟奉明園勿修張晏曰奉明園

南陵雲陵為縣奏可師古曰謂皇高祖考廟奉明園勿修張晏曰奉明園

司徒掾班彪曰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固

免矣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

元成後學者蕃茲師古曰蕃音扶元反貢禹毀宗廟匡衡攻郊兆何

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復音扶目反何者禮

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

議劉歆博而篤矣

韋賢傳第四十三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漢書七十四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徙平

陵少學身為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頃之

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師古曰傳謂縣之傳舍丞不以時

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察致其罪論棄客市師古曰殺

之於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

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

治郡嚴恐又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

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

其子使當世責人非我殆矣師古曰殆危也武庫令西至長安大

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

前漢七十四



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  
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惟思也苟見丞相不在而并逐  
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  
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為戍卒若令衛士上番分守諸司遮大將軍  
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  
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  
師古曰光心以武庫令事嫌之而下其賊殺不辜之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  
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  
時吉為光祿大夫吉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  
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職器于身師古曰易下繫辭云君子戒器於身待時而動言不顯見其材  
能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蘇林曰霽音限齊之齊臣費曰此兩霽齊年也霽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  
居部二歲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

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  
書事師古曰山音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  
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師古曰解在五行志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  
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家宰師古曰繇與由同今光死  
平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女官光  
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各籍悉出入也仲馮曰禹不為  
大將軍字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浸不制師古曰浸漸也  
也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  
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一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  
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  
雍蔽師古曰雍讀曰雍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



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師古曰馬及雲山也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万機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聞者匈奴豈有言意所

漢民轉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與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大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師古曰不可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風俗尤薄水旱不時察今年計子弑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季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師古曰平恩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平恩

曰吾以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故相  
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牆屏牆也解在五行志  
師古曰平恩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平恩



趨趣

上從相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  
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  
 及便宜章奏師古曰詔觀國家故事又以為古今異制方今  
 務在奉行故事而已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  
 臣賈誼朝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  
 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師古曰與與同臣相幸得備位  
 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師古曰背本趨末  
日本農業必未商賈也趨讀曰趨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  
 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  
 得所繇師古曰繇思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因也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  
 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之饑  
師古曰饑餓也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察風俗舉賢  
 良師古曰良賢也寬獄冠蓋交道師古曰言其往來不絕也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

三二作二

禁秣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米飲馬也貯積者  
 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使利百姓之道其備臣相  
 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  
 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師古曰謂視年歲之豐儉亡六年  
 之玄田尚謂之急師古曰玄田謂田之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師古曰溥同民餓死  
 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師古曰慮也賴明詔振  
 秣乃得蒙更生師古曰秣古救字今歲不登穀暴騰踴師古曰踴忽大責也臨  
 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其亡以相恤西荒未平師旅在  
 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唯陛下留  
 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師古曰繇繇也繇繇上施行  
 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謂標明之采謂取也曰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師古曰豫卦象離也忒差也天地變化必繇陰陽師古曰繇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生者屬故為規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西方之神少昊秉兌執矩司秋張晏曰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張晏曰水為智智者無謀者重故為權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張晏曰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世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閉密也夏興坎治則電明王謹于尊天

慎于養人立義和之官以共四時師古曰節按民氣也而授以事師古曰節按民氣也若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不生五穀孰絲麻遂師古曰中木茂鳥獸蕃師古曰中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師古曰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師古曰亂在外為姦在內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曰天子所服第八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師古曰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陵



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上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師古曰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

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寒

古曰服李尋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四

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

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

師古曰罷軍卒卒之疲於軍事者也罷音御史大夫朝錯時為

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

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

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救掾吏察事郡國及休告從家

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

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

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二年薨謚曰憲侯子弘嗣

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師古曰弘坐騎至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

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

故廷尉監徵師古曰徵召諸京師詔治巫蠱郡師古曰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

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

哀曾孫無辜師古曰重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間

燥處師古曰間讀曰間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

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

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



者師古曰條謂疏錄之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

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幸死者猶不

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

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

生恩及四海矣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德乃並日赦天下其郡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

師古曰幾依反數加致醫藥視遇其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車

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光祿大

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

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

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

事師古曰屬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

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所

今仕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宜舉竊伏聽於眾庶察

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

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外

師古曰出師獄歸在外家史氏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

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

參以著龜師古曰龜宜褒顯先使入侍師古曰侍昭然知之

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師古曰省遂尊立皇

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

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

前恩師古曰曹曹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



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

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士書自陳嘗有阿

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

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師古曰視吉讀曰示

識謂則曰汝嘗言坐養皇曾日孫不謹督答汝安得有功師古曰視吉讀曰示

日督謂視察之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

養勞苦狀師古曰其音居用反養音亮反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

受厚賞詔免則為無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

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

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師古曰茂美也詩不云孝亡德不報師古曰

日大雅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

師古曰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

師古曰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

師古曰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

師古曰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

師古曰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

師古曰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

師古曰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

師古曰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

師古曰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

師古曰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

師古曰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

師古曰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

師古曰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

師古曰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

師古曰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

師古曰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



醉歐丞相車上師古曰歐士也音一口反西曹生吏白欲斥之師古曰斥無也吉

日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師古曰言無所容身也西曹

地忍之李奇曰地猶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師古曰茵

事師古曰奔馳之言應速也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

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師古曰刺謂探候之也知

虜入雲中代郡邊歸府見吉白狀師古曰遠也因曰恐虜所入

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

言乃東曹掾邊長吏瑣科條其人師古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

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

大夫容遠不能詳知師古曰卒讀曰碎以得譴讓師古曰讓責也而吉見謂

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

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

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鬪有死傷橫道李奇曰清道

人逐牛牛喘吐舌師古曰喘息音昌察反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

里矣掾吏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

傷長安今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

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

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師古曰少音式邪反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

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

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

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師古曰不諱言死不可復諱也吉辭謝

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

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



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  
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  
寃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博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在臣  
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  
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  
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  
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  
稱吉為知人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  
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  
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丞相吉大怒謂其  
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  
言然後乃已師古曰免其罪罰也吉中子禹為水衡都尉以子高為中

言臣少時為郡尉小吏竊見孝子師古曰以皇曾孫在  
郡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難無辜吉仁  
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其皇孫師古曰吉常從臣尊  
日再侍卧庭上師古曰郡邸之庭也師古曰後遭條獄  
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  
如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謂京師即治獄姓誰名如言  
師古曰守丞守獄官之丞耳師古曰非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名本作燕  
宗言姓又非也何焉以此守丞請說皆非蓋郡守即之丞也與朱買臣  
傳守丞同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  
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士口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  
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喬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  
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藏之官也食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  
讀曰飲詔令無文無從得真稟具也



皇孫吉即時病師古曰有病時也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

席蓐燥濕候伺組微鄉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師古曰去離也敖游

戲也盪放也數奏甘毳食物師古曰奏進也所以擁全神靈成

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徵其報哉

師古曰徵要也首工堯反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以存君

不足以比師古曰醫詩外傳云晉公子重耳之亡也過曹里梟須以從

重耳然後能行也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

自伐刪去臣辭師古曰專歸美於組微鄉組微卿皆以受

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微卿臣年老居

貧死在且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

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師古曰復音防目反以報先人

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效利臧千餘萬

司隸校尉昌察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

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

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

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

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

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

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

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師古曰繇由同也遠取諸物近取諸身

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師古曰謂震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也明其一

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師古曰名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

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師古曰名位孝宣中興丙魏



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師古曰海  
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虛哉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政治非徒然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卷第四十五

漢書七十五

睦弘字孟魯國蕃人也

師古曰睦音息隨反今河朔尚有此姓音字皆然而韋昭應劭並云音桂非也今有

吳姓乃音桂耳漢之決錄又不作睦字寧可混將為一族又近代學者旁引吳氏譜以相附著私譜之文出於閭巷家自為說事非經典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少時好俠鬪雞走馬長乃變節從韞公

受春秋

師古曰信也公長老之號耳

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今孝昭元鳳

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

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

師古曰社水社主之樹也

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

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

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



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師古曰僵偃也僵非人力所為此當

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

興者也孟音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

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竟後有傳國之

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孟康曰誰問差擇禮以帝位

師古曰禮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子孟使

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師古曰內官署名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

名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

妄設祇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

間即位徵孟子為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

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

災自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

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師古曰共讀如恭恭

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

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

師古曰姓節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

也善說禮服師古曰禮徵為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

王嗣立數出師古曰每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

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師古曰王怒謂勝為祇言縛

以屬吏師古曰屬委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

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

世實不言廼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



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為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

行志曰不敢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

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白太后師古曰卒終也原父曰傳本云下人伐上而勝自以不欲分明道之

故改云臣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

省政師古曰省視也且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

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師古曰與讀曰豫定策安宗廟益千

戶宣帝初即位欲襲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

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師古曰惟思也仲馮曰關內侯無國不何益孝武皇帝

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駝

兩越師古曰駝駝皆越驍也馮曰氏羌不在南恐誤東定葳貉朝鮮張晏曰葳也貉也

與歲字與穠同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

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

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

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師古曰況況賜也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

師古曰效致也鉅大也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

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師古曰稱稱副也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

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

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

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百姓流離物故

者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蝗虫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或人民

相食畜積至今未復師古曰畜讀曰蓄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

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

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

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師古曰義用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



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  
 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  
 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  
 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霸引之勝賢其言遂按  
 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息師古曰更歷故音工衡反至四年夏關東四十  
 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環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乃素  
 服避正殿遣使者吊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蓋災異  
 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曩者  
 地震北海瑯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  
 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為諫大夫  
 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

身謂上為君

師古曰見於天子

誤相字於前

師古曰前天子之謂也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

上亦以是親信之

師古曰知其質樸也

嘗見出道上語

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以其

言為外上聞而讓勝

師古曰讓責也

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

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

師古曰通謂陳道之也懲創也

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

師古曰通謂陳道之也懲創也

前事謂半議期樂軍

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

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

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

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師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

也勝即俯字也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

師古曰從父民弟之子名

建字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

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采問疑義而得又



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文章句具文飾

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

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師古曰顓與專同專門者自別為一家之學為

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為左曹太中大夫孫堯至

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產

弟子賞為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

秋亦為少府太子少傅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

贛師古曰贛贛音貢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師古曰共讀曰恭

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

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知姦邪故欲為盜賊者不敢起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

舉最當遷師古曰以課最而被舉故欲遷為他官也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

增秩留師古曰依許留而增其秩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

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

寒溫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

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見四時各專主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師古曰更直謂凡各有占驗房

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永光建

昭問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師古曰精謂日光清明也房

數上疏先言其將然師古曰言且欲有此事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

天子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數乃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

萬化成瑞應著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也化者化也末世以毀譽取人

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

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師古曰考考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

也令覺之自除丞尉負其舉率相准如此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師古曰温室殿名也

其舉率相准如此法

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

室殿名也



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時

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

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

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顯友人五鹿充

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

師古曰以開復時而入見天子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

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

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

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

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

於是師古曰卒終也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

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

然則任堅刀趙高政治日亂盜賊蒲山何不以幽厲卜之

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

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師古曰視讀曰示今

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

隕夏霜之雷師古曰雷古雷字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

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師古曰言今皆備有

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

所任用者誰與師古曰與讀曰欬上曰然幸其喻於彼又以為不

在此人也師古曰喻與愈同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房曰夫前世

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廼

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

何故用之師古曰如若也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



天下之士者是矣師古曰圖謀也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

已諭師古曰言已曉此意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

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

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壅石顯五鹿

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師古曰出之令遠去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師古曰立

然也師古曰然也元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

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

已下如淳曰令長屬縣自課第殿最歲竟乘傳奏事師古曰傳張懸反其下亦同天子許

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

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以建昭二年二月朔

拜上封事曰辛酉已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

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曰房必消息

師古曰大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為

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師古曰言權臣蔽主之明故已出為郡守也臣出

之後恐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

蒙哀見許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曰言卦解卦

壯也師古曰蒙氣起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大壯解卦可云太陽而非所侵色也此上大大夫覆陽而上

意疑也師古曰覆掩蔽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

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詔房止無乘傳

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音尤

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

災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水涌出也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

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

後下有必



今

沛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

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師古曰自云不避死也平文曰房可謂小忠

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

也康曰姓正名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今

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責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

毋使臣塞沛水之異師古曰塞亦當也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

至陝復上封事師古曰陝弘農之縣也音式并反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

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

孟康曰分一日為八十分分起夜半是為戊子之日日在巳西而蒙也蒙常以晝夜今向申而蒙起是臣黨盛君不勝也此陛下欲正

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

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温不效後九十一日為還風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孟康曰辛卯時日薄

言正令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孟康曰辛卯時日薄

師古曰如此也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

改必有星亡之異張曼曰九曜數之極也孟康曰九年不食也臣願出任良

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

不可蔽故去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去

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

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迺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

者也臣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

意師古曰易輕也音代政反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

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

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

子言皆具說之以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為眾所排博

曰淮陽王上親策敏達好政欲為國忠師古曰為于為反今欲令王上



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師古曰恐不可也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師古曰韋玄成也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鈞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註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

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博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實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為用師古曰鄉讀曰嚮若廼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孟康曰北方水水主於中盛於子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多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也孟康曰東方木木主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孟康曰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韋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為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賈氏說樂以乙卯去紂

前漢三五

山經四十五



以甲子惡，惡以為戒。張曼曰：子刑卯，卯刑子，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師古曰：儒者以為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為學者避駭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為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湯武之德，固先天下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原父曰：王者忘子卯，陰陽家言子卯相刑午酉自刑，若相刑可忌，日刑不可忌。耶言夏殷亡日是也。此聖人使自微耳，故當其曰：稷食菜羹，羹為戒也。非以其日凶也。何說湯武興及德勝，殃乎？令桀以丙辰滅紂，紂以乙丑亡，亦用辰丑為疾日。爾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康曰：南方火，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容受，故為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為廉貞。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孟康曰：西方金，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為物，喜以利刃。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師古曰：小雅吉日庚午，既差我馬，言以庚午之吉日，簡釋車馬，以出田也。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孟康曰：土方謂比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出窮則旁行，故為姦邪。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強，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午，金火之盛。

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皆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太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張曼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太陰在太歲後，孟康曰：時太陰在辰，未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謂也。建為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右邪臣，驗也。晉灼曰：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入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張曼曰：平昌侯欲依上來，學為時和也。風曰加申，申知秘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為正日，加未而來，為邪時。晉灼曰：奉以未為邪時，占知平昌侯為邪人，此當言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不信大邪之見辰時，俱邪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為五音，四時散為十二律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



用辰不用巳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為辰甲為日不用甲也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

明主侍者為主人張晏曰禮君無見臣則使臣為主人故侍者為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

待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

時俱正孟康曰大正屬小邪也九辰時屬南與西為正北與東為邪晉

卡此方亥子東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孟康曰大邪即

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孟康曰九占以見者

而時復邪則邪無所從故屬見者晉灼曰上言中正客見侍者雖邪辰

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孟康曰已自知侍者

所施辰難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大邪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

然則小正屬主人矣以此法上之則以自知主人之正而時正辰邪矣

以知之見者以大辰為常事時為一行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

辰為常事時為一行辰為常事時為一行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

辰為常事時為一行辰為常事時為一行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

辰為常事時為一行辰為常事時為一行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

辰為常事時為一行辰為常事時為一行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

六情

惟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

性不相害六情更與廢師古曰性觀性以歷張晏曰性謂五行

觀情以律張晏曰情謂廉貞寬大公正明主所宜獨用難與

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滅諸用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道周萬物

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

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飢疫尤甚上廼下詔江海陂湖

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府負省

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

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已

酉地復震上曰善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

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



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

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獮道縣獮音窟

仲馮曰有蠻夷曰道稱道則不稱縣也此縣字衍城郭官寺及民室屋獸殺人衆山崩

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

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

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憐怛於

心師古曰憐千感反已詔吏虛倉廩開府藏振採貧民師古曰採古救字羣司

其茂思天地之戒師古曰茂勉也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

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師古曰悉盡也因赦天下舉直言極

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

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師古曰道讀曰示下

亦類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

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

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應劭曰君

弟夫婦朋友也並東曰詩內傳曰五際即西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春秋有災異皆列

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上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

以法師古曰說音悅言不悅詩書而以文法傷文學之人也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

陛下明聖深懷憂道燭照萬方師古曰燭照也布德流惠靡有闕

遺罷省不急之用賑救困貧賦醫膏藥賜棺錢師古曰賦謂分給之恩

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

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師古曰小雅篇名也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

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也穴處狐狸之類也亦不足多適

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

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



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

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律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

甲午從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歷中甲庚律得參陽

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

王位張晏曰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

大令猶不能復師古曰大令謂虛倉廩開府陰氣盛矣古者

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

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

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工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

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

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

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火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

數皆不得天性師古曰言絕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

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

為設負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

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

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唯

陛下財察師古曰財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

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

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荅臣切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

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廼深

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問卒其終始師古曰問空

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

下中



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  
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師古曰畜讀曰蓄繇與由同不改其  
本難以末正廼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  
人美之師古曰盤庚殷王名也將遷亳於宋無成怨切聞漢德隆  
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  
章及上林中諸雜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  
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温室承  
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師古曰度計也音谷反重民之財廢而  
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師古曰今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也又下遺詔不起  
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給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  
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  
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

下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鼉池前鄉崧高後介大  
倉師古曰倉讀曰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  
之難師古曰厭抑也音陛下共已亡為師古曰共按成周之  
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  
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置居而改作如淳曰置居猶虛居也欲徙都乃可更制度也  
師古曰置讀曰但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  
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畜次下亦同臣聞三代  
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  
之林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師古曰召有司各敬其事在  
位莫非其人師古曰言所任皆得賢材也天下甫二世耳師古曰甫始也然周公  
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



周書卷之五

卷之五

師古曰周善亡逸篇也其書曰周公曰鳥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

庫母若湯王紂之迷亂醜于酒德哉是也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

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也駿大也言殷家自帝乙以上未

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

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

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如海曰呂后為主不得

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師古曰召今東方連年飢

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師古曰人專食菜也地

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師古曰比謂也絲此言之師古

同由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

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也天道終而

復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

陰以東行張晏曰如丙子之內子之四月也太陰是到後七年之明

歲必有五年之餘蓋然後大行考室之禮李尚曰凡宮殿其

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

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

庚遷於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

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晉禹亦言當

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

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為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

皆以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本評二十五舍下  
有之感往來之意

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  
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數為翟侯言  
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  
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院會之象其意  
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曰書云天聰明師古曰虞書臯  
陶謨之辭也天不可不畏慎也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孟康曰紫宮天之  
北極星也樞是其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  
居也太一天星大帝也與通極為一體故曰通位帝紀也太微四門  
廣開大道孟康曰太微天之南宮  
也四門太微之四門也五經六緯孟康曰六  
緯五經與術顯士孟康曰六  
緯五經與張舒布燭臨四海張晏曰張舒布張廣也  
燭臨四海張舒布張廣也少微處士為  
此為輔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主  
處士儒學之官為太微輔佐也故次帝廷女宮在後孟  
康曰言少微四星在太微次太微  
天帝廷女宮謂輔星也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

天官上相上將皆額面正朝東  
為上相各專一面而正朝之憂責其甚重要在得人得人

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慮也昔秦穆公說談諶之言任佐  
佐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師古曰談諶小善也佐佐壯健也謂  
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師師伐秦遂為晉秦公所禦而敗於  
殽三帥盡獲匹馬隻輪皆無及者諶昔踐危巨乙反又牛乙反悔過自

責忠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師古曰謂晉  
歸三帥之後

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  
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

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師古曰虞書  
堯典之辭也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



川變動參人民繇俗師古曰繇讀與繇同繇俗者謂若童繇及與人之繇以制法度考禍

福舉錯詩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師古曰繇乖也音布內反明君恐

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

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

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張晏曰與日月爭明庶雄為桀大寇之引也

師古曰將引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

廷驚駭女孽入宮應劭曰謂小女陳持弓也此獨未效問者重以水泉涌

溢旁宮闕仍出李奇曰旁宮闕而出水也師古曰旁月太白入

東井犯積水缺天淵張晏曰犯東井有水災孟康曰積水一星在北

過之日數湛於極陽之色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為極陽也色宜明耀而無光也羽氣乘宮

張東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以陰之位少陰臣氣乘於君也曾灼曰羽

北方水也水陰為臣宮中央土也土為君今水乘土言臣氣勝於君也

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師古曰錯雜也言

流禁維填上見志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四丈地維藏光亦出四隅

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湯將流皆迺欲掃

除改之則有年亡期師古曰言可故弱若頗有變改小則邪

日月光精時雨氣應師古曰精謂光明也此皇天右

漢亡已也師古曰右讀曰祐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枝摧天

士任以大職李奇曰天上知天道者也晉灼曰讀曰李詭是也諸

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懼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趨邪陰湛溺

太陽師古曰趙字與躍同湛讀曰沈為主結怨於民師古曰為宜以時廢

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

流禁維填上見志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四丈地維藏光亦出四隅

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湯將流皆迺欲掃

除改之則有年亡期師古曰言可故弱若頗有變改小則邪

日月光精時雨氣應師古曰精謂光明也此皇天右

漢亡已也師古曰右讀曰祐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枝摧天

士任以大職李奇曰天上知天道者也晉灼曰讀曰李詭是也諸

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懼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趨邪陰湛溺

太陽師古曰趙字與躍同湛讀曰沈為主結怨於民師古曰為宜以時廢

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



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見效可信者也孟康曰天文志云密土出炭也以

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今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三至也及諸芒田水

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和陰之盛

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服虔曰姪各也曉水掾

周敞王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

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問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

星辰亂行災異仍重師古曰市直用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陛

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

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太

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

待詔師古曰過猶也食太官衣御麻衣汗玉堂之署師古曰三堂比

得召見亡以自效師古曰此所也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

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冀

須臾之間宿留警言師古曰問謂定降之時也循先就反留力救反考之文理稽之五

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

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在天成象故曰縣象也故

曰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容人君之表也師古曰故

曰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

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

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

其度暗昧亡光師古曰掩與暗同又音烏感反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

出時師古曰條起也日出之時人物並起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師古曰謁

也請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

入為妻妾役使所營師古曰營謂繞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



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  
 間差瘡師古曰瘡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  
 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  
 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  
 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  
 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  
 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豈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光明陰得  
 也陽不能制陰陰祭得作問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  
 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  
 里立表萬里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已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  
 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  
 夏南秋冬北問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宿四星其間行三道春夏

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過軒轅上  
 后受氣孟康曰軒轅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  
 皆失色厭厭如滅鄭氏曰厭首厭祭之此為母后與政亂朝  
 師古曰厭師古曰厭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  
 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謂倚任也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師古曰  
 自言天下事重大臣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  
 之任當得賢能者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尊彊本朝惡勿得寵異令其盛疆也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  
 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  
 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  
 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為帝當  
 以義斷之營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仰張晏曰兩宮謂紫微  
 太微原父旦登當作癸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



常占當從尾北而今胃之尾為後宮之義也

太白發越犯庫

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孟康曰奎為天庫

兵

寇之應也負黃龍入帝庭

張晏曰黃龍軒轅也

當門而出隨發惑入

天門至房而分欲與從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

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然惑厥弛

張晏曰厥弛動搖貌

佞巧依執微言毀

譽進類蔽善

師古曰進其當類而擁蔽善人

太白出端門

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門

臣有

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

張晏曰發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發惑惑歷兩宮也金謂大白也上堂入房星也

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且察蕭牆之內毋

忽親疏之微

師古曰微謂其事微

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濊消

散積惡

師古曰惡與穢同也

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

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謹

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

而為彗

師古曰彗與彗同

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

今辛備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

宜深自政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

經曰三

考績三考黜陟

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三一年一考功績三考一行黜陟也

加以號令不

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

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霰之

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輿

張晏曰違於月令也師古曰輿溫也音於六反

恐後有雷

電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

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

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

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師古曰此良卦彖辭

也言動止隨時則有光明也

書曰敬授民時

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言授下以四時之命不可不敬也故

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



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

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

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

生孟康曰婺女須女也此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

川理落脉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

潤下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

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穎岷澮皆川水漂

踊與雨水並為民害師古曰岷會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岷廣音工入反澮音下外反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

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燁燁光貌寧安也令惟地言陰陽失和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故百川又沸騰其咎在於

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皇甫卿士周室文唯陛下留意詩人之

言少仰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

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庶民離

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火連國歷州俱動者

其災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

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

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

謀所陵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突為害者則能折挫之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

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

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之弘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

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

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

夷師古曰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陵夷謂積替也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上不素養



不可以重國

師古曰伏歷謂伏槽歷而林之也趨讀曰趣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已解於上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

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

師古曰言在詔書進賢所以勸厲之

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

師古曰言在詔書進賢所以勸厲之

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

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

師古曰不

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

師古曰不

敢出言也邪偽並

興外戚顯命

師古曰顯與專同

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

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

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益矯正之也且少抑外親

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

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

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且皆使就南面師古曰遣歸農業以視天下

師古曰視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

其本也臣自不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及覆覆

愚臣之言師古曰財與我同謂裁量而反思之原父曰衍一覆字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

家王氏未其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傳太后尤驕

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

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傳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

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

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

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



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

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服虔曰重平勃海縣也音灼曰容丘東海

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

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

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

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

歆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

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宜

勸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

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

災數師古曰數音加角反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

年八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師古曰言

行必有殃咎將至城上源文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滌民

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師古曰數音加角反遂從賀良等議於是

詔制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師古曰考音考而終

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

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

星辰錯繆高下負易師古曰言山崩川竭也大異連仍盜賊並起師古曰言

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

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

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

師古曰右讀曰祐祐助也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

師古曰言不材而得天助也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

師古曰言不材而得天助也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

師古曰言不材而得天助也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

師古曰言不材而得天助也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



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也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且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慄未知所繇師古曰繇讀由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師古曰過誤也幾為百姓獲福師古曰幾福讀曰異卒無嘉應又早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詛違聖制不合時且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師古曰蠲除令不改餘皆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效態當與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常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師古曰當讀曰

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師古曰幽深贊也

明然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師古曰謂易辭文也言及春秋之屬也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師古曰性命玄遠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此皆論語述子貢之言也

始昌昭宣則睦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

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

佛一端師古曰仿讀曰假經設詛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

屢屢中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故此贊引言仲舒等億度所言既多故時有中者耳非必道術皆通明也

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睦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

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辜不

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師古曰易上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故贊引之也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漢書七十六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利故屬河間蠡音吾舊屬

河間後屬涿郡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師古曰敏謂材識捷疾也

丁音胡舉茂林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

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

平陵方上孟康曰廣臧上也師古曰方上在張湯傳師馮曰材字當下有為字建素豪俠賓客為

茲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師古曰風讀曰調於是收案致法師古曰

曰致至也令至於罪罰之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師古曰

師古曰中朝而貴者也象豪傑也長者有名德之人也宗族賓客謀

及欲發起之狀



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

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

內侯師古曰與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李奇曰

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

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

受記服虔曰受相訟讎記也師古曰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

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怒師古曰遣知其事由又教

吏為鉤箝蘇林曰鉤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箝竹箝也如今官

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箝音同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

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讎姦黨散

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師古曰面相斥曰訐音廣漢得以

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師古曰

言諸事皆治也治音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

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

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蒲類為其廣漢為二

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更殷勤甚備如身曰尉亦薦

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

用僵仆無所避師古曰僵僵也作頓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

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貧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

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

事情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无

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竟所由以聞其術為距也師古曰晉說是

事



也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師古曰賈讀曰價已問羊又問

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

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聞

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

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坐

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令家將財物贖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

奢叩堂戶曉賊師古曰曉謂諭告之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

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

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趣牢獄當善處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

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

勅吏謹遇給酒肉至文當出死豫為誦棺給斂葬具告語

謝

師古曰謝謂具之也惟謝以信衣謝尸也皆曰死無所恨廣漢

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為書記以召之湖都亭長西至界

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問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

萬問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

我師古曰謝告也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

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

意其發姦擿伏如神師古曰擿謂動發廣漢奏請

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行其後百石吏皆差

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

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

皆治長安中師古曰治音直吏反犯法者從迹直過京兆界師古曰從讀曰縱喜

音許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



廣漢

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  
 心知微指師古曰識天子意也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  
 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頭交斬其門關而去  
師古曰廋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盧所以居饗饗所以盛酒也盧解在食貨志司馬相如傳饗饗於耕友時光女為皇后  
 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  
 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借使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  
 又年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專厲彊壯蠶氣師古曰蠶與鋒同言鋒銳之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  
 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  
 言之以語廣漢使長安丞案賢師古曰案致其罪也尉史禹故劾  
 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之軍興文穎曰尉史尉部史也禹其名賢父  
 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

突

有詔即計師古曰計令就問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  
 子榮畜教令師古曰畜養也後以它法論殺畜人上書  
 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  
 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  
 丞相傳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  
 舍而丞相奉齋酌入廟祠師古曰將對祭宗廟而先繫齋也廣漢得此使中  
 郎趙奉壽風曉丞相師古曰風讀曰飄欲以劾之母令窮正已事丞  
 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  
 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  
 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  
 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  
 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



迫脅臣相幸臣相竟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  
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答傳婢出至外弟  
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  
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  
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之軍興數罪師古曰  
遣之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  
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  
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  
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師古曰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  
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與師古曰  
吏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入市

師古曰兄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

受餽師古曰餽百貫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

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

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

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敖不遜師古曰

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師古曰為文甚奇其對除補卒

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奴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

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閑孺部汾北

翁歸部汾南師古曰閑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

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師古曰

中守丞尉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

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師古曰邑

之職也



収

音之子也屬音之欲反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  
 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  
 以私師古曰任堪也干求也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女  
 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言決斷諸縣  
姦邪之事不委令長  
 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服虔曰披有罪者籍  
也師古曰解讀曰懈縣  
 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  
 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不以  
收取罪人以警眾也行前吏反不以  
 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  
 東海大豪郟許仲孫師古曰郟縣之  
豪姓許名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  
 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  
 論棄仲孫市一郡佈粟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  
 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

奸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  
 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師古曰比謂伍若相次  
者也五家為伍若今五  
 推迹盜賊所過抵師古曰抵歸也所  
繼過及所歸投也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  
 脫師古曰類  
猶率也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  
 程不得取代師古曰負數也計其  
人及日數為功程不中程輒答督師古曰督  
督責也極者  
 至以鉄自剄而死師古曰鉄斫也音大之夫使其所坐故因  
以座刃自剄而說者或謂為斧斤或云劍鉄皆失之  
 也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謀常為三輔最師古曰言  
發則獲之  
 及私然温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師古曰謙古  
以為謙字甚得名譽於  
 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



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師古曰右猶上也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師古曰鄉讀曰嚮治民異等早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閑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主為無道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師古曰殷之比干紂之諸臣父諫約而死故以為喻也且顯賞其子以

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幼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師古曰構結也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師古曰謠俗謂閭里歌謠政教善惡也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師古曰校亦學也音效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為物者棄之市道張晏曰下里為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為之象也數年徙為東郡太守

下高里為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為之象也  
韓馬之形也偶對也棄其物於市之道上也



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

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

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春秋鄉

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

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

吏民敬畏趨鄉之師古曰趨讀曰趨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

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也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女媼人師古曰舍止也閭里什陌有

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

苦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箠杖也楚荆木也即今之荆子也箠音止慈菜反皆便安之接待

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

負之何以至此師古曰言豈我負之邪其人何以為此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

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師古曰瘖絕也

以之故身首不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齎治視故

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師古曰復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

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師古曰其經曰負於事父以事

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師古曰兼

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也母則極愛君則極敬不如父之兼敬愛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

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

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母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

太守不自知過師古曰微无也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

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人為卒也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

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師古曰獄大減為天下最入

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



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  
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  
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  
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  
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  
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閣思  
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齋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  
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見乎深自悔皆自髡肉祖謝願以  
日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又讓之故云相移延壽大喜  
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  
勸悔過從善之民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故令表顯以示勸勵延壽乃起聽事勞

李知作之

謝令丞以下引見制為郡中欽然莫不傳相救厲不敢犯  
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  
吏民不忍欺給師古曰給給也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  
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  
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乃言議古以為更大赦不須考師古曰望之目更  
音工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已為馮翊而  
有能名出已之上故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  
忌害之欲陷以罪法樣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有引與望之為姦延壽  
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  
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公窮竟所  
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  
在東郡時試騎士師古曰每歲大試也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



黃統方領

晉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

駕四馬傳總建幢檠

李奇曰檠也

灼曰傳著也總以緹縵飾鑣鑿也建立也幢在幢也檠也師古曰

羽葆

師古曰植亦立也羽葆聚翟尾為之植音常職反

鼓車歌車

孟康曰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

也師古曰郊祀時備法駕也

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檠戟五騎為伍分

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

師古曰旁音或浪反

歌者先居射

室

李奇曰郭試射堂也

望見延壽車嗷咷楚歌

服虔曰嗷音叫呼之叫咷音滌灌滌師古曰咷音它鈞反

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

師古曰鞬弓衣也音居言反

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

弩負簞

如淳曰簞盛弩箭箠也師古曰鞬鞞即兜鍪也簞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鞞音丁奚反鞞音莫侯反

又使騎

士戲車弄馬盜驂

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驂馬御者不引也

延壽又取官銅物

候月蝕鑄作刀劍鈞鐔放效尚方事

師古曰鈞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鈞殺人也

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

師古曰假謂領也繇與繇同

治飾車中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功奏延壽上借不道又

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眾廷皆以臣懷不正

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

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校

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

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師古曰奏進也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

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

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

吏以已為戒師古曰屬音之欽反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

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眾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

誅延壽之風類也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茂



陵敬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敬後隨宣帝徙杜陵

敬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師古曰鄉有秩者當夫之類也察廉為甘泉倉

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師古曰延年時為太僕也會昌邑王徵即

位動作不由法度敬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師古曰

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惟恐屬車之行逢

昌邑小輩先遷李奇曰晚輩小臣也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

廢敬以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

徵敬為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

軍霍光師古曰守正不阿也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師古曰令其主

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

挽

憚之徙敬為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

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

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敬聞之上封事曰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師古曰衰音初為反大

夫田完有功於齊比日疇其官也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

趙氏分晉季氏顛魯師古曰顛與事同下皆類此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

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

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

宵光師古曰冥闇也宵夜也朏音他反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祥變

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

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顛

顛



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今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失計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直讀曰值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師古曰眇眇細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師古曰子孟子云王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言伊尹為蕭湯臣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湯復貢之如此者五也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師古曰指唯陛下省察上其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

賊並起師古曰賊並起故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豐豐不令書晝夜師古曰晝言勉彊也舍息也晝音宅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師古曰訖訖盡也亡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師古曰閒讀曰閑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師古曰年穀類不孰也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發及所以興之狀師古曰有業言各得其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



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師古曰懲止也吏追捕有功效者願

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獵獄史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

此之謂尤異也師古曰下言上名尚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

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

令者數十人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歎

然師古曰歎音翁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也師古曰葉

涉反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不食鳥獸之肉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口非惡

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者欲者師古曰者音將將以

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輶下堂則從傳

母師古曰輜輶衣車也輜音音音又音楚疑反輶音步干反又音步丁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

綰師古曰文穎曰謂衣衣結束綢繆也師古曰組紐之周

歛制不從恣之義也師古曰從讀曰繼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

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

師古曰上聞聞於天子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

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

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

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

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師古曰比類也更歷也音工衡反如霸等數人皆不稱

職京師寔廢師古曰寔漸也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

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數人

應劭曰首長帥也師古曰首音才由反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師古曰温厚言

富足也童騎以童如為騎而自從也敞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師古曰貫綴也

把執持也音布馬反令致諸偷以自贖師古曰致至也引至於官府偷長曰今一旦召詣



前漢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三

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師古曰自言願也 敬皆以為吏遣

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師古曰赭赤土也

也吏坐里閭閱出者師古曰閭謂里之門也 于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

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抱鼓稀

鳴市無偷盜師古曰抱擊鼓推也 天子嘉之敬為人敏疾賞罰

分明見惡輒取師古曰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 如導曰有可善與而大

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敬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

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

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衆之多

也讓者師古曰讓也 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三二年

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敬為久

任職敬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

天子數從之然敬無威儀時能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師古曰便而所以障面蓋

中臣請曰在師古曰便而所以障面蓋 使御史驅自以便而拍馬師古曰便而所以障面蓋

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而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師古曰便而所以障面蓋

持竹韋士素平而下師古曰便而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 又為婦畫眉長

安中傳張京兆眉師古曰便而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 撫師古曰便而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

何說於大師古曰便而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 有司以奏敬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

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敬

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敬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起遷

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敬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行丞後

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敬終不過郡守為京

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揚惲厚善後惲坐大通誅公卿奏惲

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兼反 而敬奏獨寢不下師古曰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兼反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兼反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兼反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死在四

古

曰天子借敬故留所奏事不出尚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李奇曰絮音筆師古也案姓也音女居反又音人餘友舜以敬劾奏當免不肯為敬竟事私歸其家

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

復案事敬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

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敬使主簿持

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命

乎乃棄愛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舜家載尸

并編敬教師古曰編聯也自言使者使者奏敬賊殺不辜天

子薄其罪師古曰以其事為輕小也欲令敬得自便利師古曰從輕法以即免也便音頻面反即

先下敬前坐揚惓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敬免奏既下詣

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師古曰不還其本縣邑也數月京師吏民解弛

而異川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敬功效

不辜之傳使使者所家在所召敬師古曰就其所居處而召之敬身被重劾師古曰有賊殺

即

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

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

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敬素所厚吏數蒙恩貸師古曰貸音士帶反以

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為符教也便歸卧家謂

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

誅之臣敬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

天子引見敬拜為典史敬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

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敬以耳目發起賊

主名區處師古曰區謂居止之所也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

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吏逐捕窮



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師古曰一乘車為一兩也圍

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蘇林曰轅椽也重轅重

之齋舍也一邊虛為兩夏敞傳吏皆捕格斷頭師古曰重轅重

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

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蒲歲為真太原

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

宜傳輔皇太子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

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

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

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

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為難治敞問武欲

何以治梁武散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

武武應曰馭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

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應劭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

纒表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廡一角今冠兩角以解廡

為名師古曰晉說是也纒即今方目紗也纒音山爾文卷音去權反

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

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

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

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師古曰贛音貢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

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

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師古曰以施行詔太守奇之除補

書佐署守屬監獄師古曰署為守屬令監久之尊稱病去事師

郡文學官師古曰郡有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



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如淳曰漢儀法

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如淳曰地理志遼西有鹽

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號

令如淳曰本西號也屬右扶風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

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妻妬答我尊聞之遣吏收

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

謂造獄者也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師古曰非常刑名造殺戮之法尊於是出坐廷上

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

後上行幸雍過號尊供張如法而辦師古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號供張也供音居用友

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師古曰城謂縣城也抑疆

夫善宣恩廣澤其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

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黷能變更者亦為治師古曰更讀如也

乃其為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教掾功曹各自底厲

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師古曰礙讀曰促夫

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隳內不理無以較正外師古曰闕門礙也音

魚烈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

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

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師古曰汙獨

法制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

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丞戒之戒之相

隨入獄矣師古曰意丞教戒張輔令其罪罪故以此言豫勅之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

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

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



主轉運事而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師古曰絕轉運之道兵

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師古曰未列上於天子也坐

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

巷上以尊為郤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音眉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

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邛九折阪應劭曰在蜀郡嚴道縣臣贊曰邛山名也師古曰邛音來

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師古曰乘登也後以病去及尊

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

叱其馭曰驅之師古曰驅馬令疾行也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

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

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

尊不奉法度傳相連坐師古曰前任傳相者頻坐以王得罪及尊視事奉

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

後謂見王太傅在前說如風之言師古曰相鼠鄰風篇名也無識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視也言鼠有皮雖高顯之尊曰毋持

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擊此鼓聲師古曰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王怒起

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

后如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

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

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

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責安能勇師古曰顧

也安焉也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

曰願觀相君佩刀師古曰賜為好語也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

視王師古曰視讀曰示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師古曰謂尊所測正得其情也

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

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



奏尊

張晏曰太后名也高昭曰徵召也召東平火今為奏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猶東平王后之稱謂也

為相

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

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

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

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

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

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師古曰皇不復典權衡譚乃

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

三公典五常九德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

而義也事見虞書皋陶謨也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

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

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

國無大臣輔政之義也莫不道在赦今前赦後衡譚舉奏

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

言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

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衡與中二

平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

賞布東鄉席師古曰鄉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

臨如淳曰天子自官共職萬眾會聚師古曰共而設不正之

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師古曰比周動不中

禮師古曰中當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

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

休揚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

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師古曰

重難也



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非讀曰猥歷奏大臣師古曰猥多也曲也無正法飾成小過以

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

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蘇林曰備音朋音灼

師古曰備音灼為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

士千人逐捕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

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明其逼近也發軍擊之不能得

難以視四夷師古曰視讀曰示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

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

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

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也放謂

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師古曰謂同

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

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師古曰有宛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許仲

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師古曰公然而無所避畏者吏不敢捕尊

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

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嫚嫺上師古曰嫺音訓

字也訓非也音所諫反又音威信日發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

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號州湖城縣取其名上書

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

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

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如淳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為卿也即

前京兆尹王昌娶為雁門太守尊河內太守也原曰日著日字當作日著字行羣盜窟彊吏氣傷沮師古曰



益也沮壞也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

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

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師古曰下音胡嫁反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

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師古曰效致也斬其首而致之也賊亂蠲除民

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耜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西具萬城西

萬章翦張林酒趙放蘇林曰萬音矩晉灼曰翦張禁杜陵揚章等

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

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擒討師古曰更歷也

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師古曰釋解也

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各將所不及

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

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龍潛滔天

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情治也唐州也海僻也過慢也謂其假

其所以出御史丞揚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

惡而心不信也師古曰謂其口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

利家梓搏其頰師古曰梓搏頭也音才兀反搏擊也兄子閔拔刀欲剄之輔以

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

此議傳致奏文師古曰建立謀畫此議也傳讀浸潤加誣以復私

怨師古曰浸潤猶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

諸之賜死杜郵師古曰應侯范雎也杜郵地名在咸陽也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

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師古曰間音工莫反秦聽浸潤以誅良

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

竊痛傷尊修身絜已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刺譏不



一本被上有猥

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  
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  
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

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

惡臣瓚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仲馮曰瓚說非也共工之大惡謂上劾奏云靖言庸違象恭滔天是也無所陳

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

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

乍佞豈不甚哉師古曰期年也音基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

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願下公

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

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反審如御史章尊乃

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以正刑於兩觀之間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

師古曰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師古曰

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師古曰唯明主參詳使白黑

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

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

吏民投沈白馬師古曰以祭水也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

祝請以身填金隄師古曰填塞也音大賢反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

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

走唯一主簿泣在魚竿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

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

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

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眾

尊

宋祁曰立上疑脫尊字

前漢十六

五傳四十六

十一



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  
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  
坐奕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  
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  
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  
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  
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  
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  
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且更選忠賢上初受  
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語  
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

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妻決涕泣師古曰自謂其妻阿

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

危不自激如淳曰激厲亢揚之意也師乃反涕泣何鄙也後

章仕官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

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

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

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關

人便止一人死也中師古曰云年可十二辭大俚蓋術可字或者章女名可誤例書之我君素剛先死者必

若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

都侯商復為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

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

田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號為三王



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

馮商傳王尊楊雄亦如之張晏曰劉向作新序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為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廣

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

失身墮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翁歸抱公絜已為近世表張敞術術

履忠進言師古曰術行也音口翰反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

條教可觀然被輕惰之名師古曰惰古惰字也謂走馬拊馬及畫眉王尊文武自

將師古曰將助也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

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道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漢書七十七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師古曰蓋音公蓋反明經為郡文學以孝

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師古曰百

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益各以所主為名也力將者主戶衛也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

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師古曰過殿門不下車也并連及安世居位

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師古曰不以實也左

遷為衛司馬蘇林曰如令衛士令也臣贊曰漢注有衛也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部

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師古曰繇讀與佻同寬饒視事案

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蘇林曰衛尉官屬也或曰詔遣使行衛者也師古曰或說非也行音下更

官府門上謁繇文穎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蘇林曰以法詣衛尉府門上謁也師古曰文說是也尚書責

元曰文說亦

前漢六十七

列傳四十七

七



故得責此衛尉  
之報也  
是也  
天辭即上謁辭  
止時不辭辭自  
說始故自是衛  
尉敢私使司馬候  
元置衛者當出  
較其宿衛之事  
也說亦非

及

問衛尉文頴曰由寬饒以法令不給使尚書責衛尉不復使司馬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

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如淳曰天子出為天子先導先天子發故上奏辭

自此正馬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

地師古曰禪音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

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

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衛卒數千人皆叩頭

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工衛反以報寬饒厚德宣

帝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多所稱舉

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

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師古曰以其峻刻故有不用者公卿

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師古曰禁讀與備同

言供役者為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入第者治第新

始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

趣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師古曰言自尊抗無所出也鄉讀曰嚮許伯自酌曰

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

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下音胡穆反

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師古曰沐猴猶猴也

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叩視屋而歎師古曰說讀曰悅曰美哉然

富貴無常勿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輒過之故多所經

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

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

父上迺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

千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半以給吏民為耳自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

行自戍北邊蘇林曰子自戍不取代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師古

目



今

許曰喜音吏反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師古曰人皆怨之又好言事刺譏奸犯  
 上意奸音干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  
 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九庸所越  
 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  
 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師古曰疆禦疆梁而禦善  
 者也仲馮曰禦禁也言其威力足以禁制雅云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  
 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  
 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  
 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師古曰三五謂夏殷周文質不同也令君不  
 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師古曰匡正也拂讀曰拂  
 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  
 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

宦

成君之過君不惟濂氏之高蹤師古曰濂伯上無而慕  
 子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用不訾之軀臨不測  
 之險師古曰訾與贊同不貴者言無貲量竊為君痛之夫君子  
 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師古曰挺然直貌言雖缺直道而曹遇時變與  
曰此所謂內直而外曲顏說未盡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師古曰杰民之  
可以自全不至亡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是  
 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  
 道漸廢儒術不行師古曰漸也以刑餘為周召師古曰言使奄人當  
也召謂召公奭也召讀曰邵以法律為詩書師古曰言以刑法成教化也又引韓氏易傳  
 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  
 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  
 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



頌頌

欲求禮大逆不道

師古曰禮古禱字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已

諫大夫鄭昌愍傷寬

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

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

上

書頌寬饒曰

師古曰頌謂稱其美仲馮曰頌讀如上書自訟之辭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

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不飽居無求安故引之

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

安食不求飽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不飽居無求安故引之

進有憂國之心退有

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

師古曰許伯宣帝皇也金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狎也屬讀如本字也

職

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

師古曰仇怨也與與黨與也

上書陳國事有

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關下眾莫不憐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師古曰編謂聯次簡牘也使四方明知為惡之

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師古曰却退也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

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師古曰刎斷也音勿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

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

之政邪穢濁園之氣上感于天師古曰濁亦濁也音下頓反是以災變數

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亡已凡人情

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

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師古曰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也使尚書令堯

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

師古曰善善褒賞善人也惡惡誅罰惡人也顯與專同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

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師古曰懣音蒲免當為勉

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

伯齊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師古曰並解於上隱公慈而

殺於弟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尚少已且攝位而卒為桓公所殺叔武弟而殺於兄師古曰

叔武衛成公之弟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嫉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事在左傳傳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林師古曰

是屈原也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

以安國蒙誅以顯君師古曰蒙被也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

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師古曰雍讀曰雍忠臣沮心

知士杜口師古曰沮音才汝反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夏繫

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從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

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廼制詔御史城門校尉

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

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

坤曰此必收豐



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師古曰省察也而反

怨堪猛以求報舉師古曰舉言其事以報怨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

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譽甚猛之乘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不信之大

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襄賁令蘇林曰賁音肥東海縣也上書言

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為

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

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

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

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鳥之瑞也事見今文尚書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况於季

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寧雖夙夜自責改過

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師古曰窈窕也

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師古曰塞滿也子孫之祥猶恐

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

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

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

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

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

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

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大中大夫谷永孟康曰中朝內朝也俱上

書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

不罪狂狷之言師古曰狷急也音綸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

臣等

宦

吏

前漢書



憲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僞師古曰元首謂天子也調古諂字也竊

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

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眾也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

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

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

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眾共之師古曰令眾人知其罪狀而罰之昔

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各云鳴犢又聘孔子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為鳴犢齊雙蓋釋犢及實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

今永等止舉殺鳴犢一人不論實犢也今天心未豫張晏曰豫災異屢降水旱迭

臻師古曰迭互也音徒結反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

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

所坐不著師古曰著明也天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諭之也同姓近臣

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

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師古曰言不可人有懼心

師古曰人精銳銷爽古音乃喚反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

恐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師古曰舜有敢諫之故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曰謂達四聰也臣

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廼從繫輔共工獄蘇林曰考工也

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共讀與龔同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女嫁王家男又娶也

祖父以訾徙平陵父賓明法律為御史事貢公師古曰貢禹也名

公直崇少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如身曰丞相大車屬如今公府御屬身

立與高武侯傳喜同門學相友善師古曰同門謂同師也喜為大司

馬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

每見曳革履師古曰韋生曰韋韋生曰韋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



陽

前漢十七

一列傳四十七

一

上欲封祖母傳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

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

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師古曰孔鄉侯傳喜晏也高武侯傳喜

也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傳氏之福也

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

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

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固有克壽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也言王者不知稼穡之艱難唯從耽樂則致天喪無能壽考也故衰世之君天折蚤沒師古曰蚤沒古早字也此皆犯陰

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答崇因持詔畫案起李奇曰持詔受詔畫案起

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

臣所制邪師古曰顛與專同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后躬自

育免于襁褓教道以禮至於成人師古曰道請曰導惠澤茂焉

欲報之德皞天罔極師古曰詩小雅麥之德皞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呼吳天者陳也至誠也皞字與昊同前追號皇大太后父為崇祖侯

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慙焉師古曰殊異也慙侍中光祿大夫愧也音女六反侍中光祿大夫

商皇大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如傳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也因義最

親其封商為汝昌侯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哀

侯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數以

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調素

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

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宿客崇對曰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師古曰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

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師古曰鄆音偃以明經為郡吏御史



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師古曰除謂設

儲備師古曰謂豫備器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師古曰固者謂再三留之心內

不平師古曰恨其去也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

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

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

說師古曰說讀曰徐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

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師古曰言大夫以為寶適可為主簿或府中之人又不以為不當也士

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師古曰文謂書也禮

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訿身訿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

為況主簿乎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已則當屈辱无所不為也忠聞之甚軫心上書薦

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羣

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宦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

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

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師古曰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

商為亂首師古曰擅放羣盜歸故云矯制由商不任職致有賊盜故云為亂首也春秋之義誅首惡

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師古曰縱放也商徵下獄

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為車騎將軍所

排上復拜寶為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

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陂章田數百頃師古曰陂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

占音士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

詔郡平田予直師古曰受其田而準償價直也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師古曰增於時價

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

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

占

前漢十七

列傳四十七

八



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

日度過也蜀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

州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

吏民稱之師古曰輶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

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

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

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

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讀曰詎詎言也文印

曰無其人不取空受職師古曰印讀曰仰寶曰誰也文曰霸

陵杜穉季寶曰其次師古曰除穉季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

問狐狸師古曰言不當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

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隙

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

文文怪寶氣索師古曰索盡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

今不敢取穉季當且監閤勿有所問師古曰閤如此竟歲吏

民未敢誣明府也師古曰誣即度穉季而譴它事李奇曰過

口謹諱終身自墮師古曰墮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

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穿舍後牆為小戶

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師古曰具言文曰我

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師古曰睚音涯皆音才賜反睚又

前顧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

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故

日更改也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

趣讀日促



死寶為京兆尹三歲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

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穉季子杜蒼字君敖名出穉

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位徵寶為諫大夫遷司隸初傳太

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師古曰以當熊傳

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眾庶寬之寶奏請覆治傳

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摘

缺以揚我惡師古曰摘缺謂挑發之也摘音我當坐之上迺順

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師古曰比

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傳喜光祿大夫龍勝固象上

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

圖親外不慮內師古曰圖謀也慮思也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

敢避貴幸之執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

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道路稱冤

疑昌與崇內有纖介師古曰纖介有細故備嫌也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

近臣蒙受冤請師古曰請蒙被也虧損國家為謗不小臣請治昌以

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以寶名臣不忍誅迺制

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冤請獄治尚

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周上以春

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士乎惡利口之覆

國家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曰其免寶為庶人哀帝崩

王莽白王太后徵寶以為光祿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

王平帝立寶為大司農會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

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且告祠宗廟寶曰

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



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師古曰訊問之也寶對曰

年七十諱耗因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諱或也耗與耄同自言老耄心志亂感供養

之恩衰具如所奏之章也諱音布內反其讀曰能音居用反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

臣以寶孫仇為諸長師古曰仇音仇諸琅邪之縣也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

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循躡也言承躡故事也與

參謀議奏請隆為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

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

師以填萬方師古曰填音填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為太子隆遷

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為京兆尹遷執金

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

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

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

不以給其養師古曰其音居用及養音代向友共養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

本臧給未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師古曰其音居用讀曰世別公私示正路

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迺賜斧鉞師古曰顯與專同也漢家邊

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

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

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前曰契缺也

李前曰契缺也是也其讀曰供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

是也其讀曰供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

是也其讀曰供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

是也其讀曰供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

是也其讀曰供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

是也其讀曰供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

是也其讀曰供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



文

徵定

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

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仲孫季孫也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魯取三家之堂言三家以雍徹食此乃天子之禮耳

何為在三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師古曰說頃之傳太后使謁

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賤

請更平直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亦同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

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師古曰虞芮二國名夫王為西伯為斷其訟二國各慙而止也隆位九

鄉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官爭貴賤之

賈程奏顯言蘇林曰露露也眾莫不聞舉錯不由詎理師古曰錯音于故反爭

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僚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

言如淳曰隆不陶王使在國即也左遷為沛郡都尉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

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

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

王莽中謁者令史立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重

奏事史立時為中太僕丁玄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諸

鄭崇者為河內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師古曰平輿汝南之縣也

並為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為

長陵令道不拾遺初却成太后外家王氏貴應劭曰宣帝王皇后父奉光封

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

造門上謁師古曰造至地首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師古曰歸

曰單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瘞埋冢舍師古曰瘞其婢妾者也冢舍守冢之舍也

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

欲無令留冢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慙於

冢傳



賓客並度其為變儲兵馬以待之師古曰諸豫備也度音彼各反林卿既去

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刺其建鼓師古曰諸官曹

建鼓一名植鼓建也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以召集號令為開閉之時師古曰諸官曹並自從吏兵追林卿

行數十里林卿迫窘廼令奴冠其冠被其擔榆自代乘車

從童騎師古曰為流曲裾禪衣也童騎童奴之騎也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

追及收縛冠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

廼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剥鼓

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正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剥寺

門鼓師古曰署謂書表其事也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謹諱以為實

死師古曰羅譚殺議也謹音許元友成帝太后以叩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

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穎川太

守代陵陽嚴詡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

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

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

哀穎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

有僵仆者故相弔耳師古曰僵仆也仆顛也僵且置仆音赴詡至拜為美俗使

者文穎曰宣美風化使者是時穎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

弟威為郡掾臧千金師古曰臧罪之臧也並為太守過辭鍾廷尉

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如淳曰臧罪一等願蚤就斃並曰罪在

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

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也至

女奴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聞並且至

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

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廼負王法



其 但

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

間不入關廼收之趙李傑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

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師古曰負謂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

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師古曰

呼到反日好音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

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師古曰先為遺令也曰告口子恢吾生素餐

自死死當得法賻勿受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師古曰賻終者布帛曰賻音附葬為

小樽宜容下棺或曰但下棺無餘器物也師古曰言止作小樽纒容

下棺而已無令高恢如又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

其孫為郎大也直讀曰賈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

以如也師古曰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之子若采王生之言以

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傲有異志焉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以數子之名迹

然毋將汙於冀州孟康曰汙下也師古曰毋將隆為冀州牧與史立

孫寶橈於定陵師古曰橈亦曲也謂受淳于長託而不治杜穉季也橈音女教反况俗人乎何

並之節亞尹翁歸云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卷第四十七

漢書卷四十七 何傳第四十七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漢書七十八

蕭望之字長清東海蘭陵人也師古曰近代諸謀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流

俗學著其祖述焉但鄴侯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亂緒具詳表傳長情  
既不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耳月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徒杜陵家世以田

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

常受業如淳曰令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也復事同學博

士白奇師古曰常同於后倉受業而奇後為博士又從立艾侯勝問論語禮服師古曰禮之喪

擢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

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

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

索去刀兵兩吏挾持師古曰索搜也露形也望之獨不肯聽自引

緒



洽

關志

貢禹傳當作輶宣  
趣

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匆匆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  
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師

曰今太平之化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

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素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

禮致白屋之意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天

合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

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師古曰

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

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

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署小苑東門候師古曰署補署也門仲翁

出入從倉頭廬兒師古曰皆官府之給賤下車趨門傳呼甚寵

門傳聲而呼侍從者甚有尊寵也願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

後數年坐第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御史大夫魏

相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永時大將軍光薨子禹

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親屬皆宿

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

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師古曰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

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師古曰畸無有所諱望

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

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且亡此害師古曰鄉讀曰今陛下以

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美祥未臻陰陽

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

私家盛者公室危師古曰本心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

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

善



以考功能如是則廢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  
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  
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以其人所言  
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以  
奏聞即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  
見超擢  
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累遷諫大夫丞相  
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寔  
益任用師古曰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  
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  
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師古曰究竟  
天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  
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師古曰達士謂願陛

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  
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立有朝遺若此不  
意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師古曰周成康外郡不治豈足憂  
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  
任宰相師古曰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  
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謂後書言上  
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  
功師古曰更猶經君則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  
非有所聞也師古曰所聞其短失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  
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  
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  
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師古曰辟也縣

已以通



夷

官穀度不足以振之師古曰度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  
 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望入穀此八郡贖罪師古曰差大  
 西以此安定以西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  
 麻李疆議以為民困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師古曰西  
 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  
 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  
 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  
 不可不慎也師古曰道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  
 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  
 困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  
 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  
 夷之行壤公綽之名滅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

潤心

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師古曰  
 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  
 此師古曰小雅鴻鴈之詩也矜人可哀矜之人謂貧上惠下也  
 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衆庶喜於心  
 秋雨于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  
 瞻其困乏師古曰率戶而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  
 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子第竭死以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  
 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  
 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  
 碑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  
 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  
 漢但令舉人出財減辜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



賦斂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  
 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  
 法可蠲除師古曰以其罪輕而法重故常欲除此科條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  
 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師古曰呂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  
 為甫侯故又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  
 辨甫刑也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三刑曰墨辟疑赦其罰六百錢大辟疑赦其罰千錢是  
 也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敬備阜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  
 至朝皆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  
 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  
 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  
 守經未可與權也敬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  
 愚望之疆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

窮 布

窮之規求惟邊竟之不贖師古曰惟思也竟讀曰境其下亦同故金布令甲曰  
師古曰金布者今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邊郡數被兵離飢寒  
師古曰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同共給  
師古曰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孫言此令聞天漢  
 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蒙疆吏民請  
 奪假貸師古曰音士得反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  
 並起師古曰音胡孟反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  
 詔遣繡衣使者以興擊之師古曰當言以興兵擊之誅者過  
 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  
 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  
 遂不施敬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  
 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師古曰是彌烏孫



其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蘇林曰宗結婚室女也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因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徭役將與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

害

善

自久可因其壤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揚暉大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句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喪者何美辭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直自謂為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勸兵恐勞而無功且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



善之望之非壽昌師古曰此望之不知權道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

又奏言百姓或之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

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師古曰首歲

正月各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師古曰言三公非其人又

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

王忠并詰問師古曰三人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

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

下手蘇林曰伏地而言也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

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

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師

日不為前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服虔曰望

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如淳曰漢

法冠為妻先引師古曰少史曹史之下者又使賣買私所附益

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私益增之也案望之大臣通

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師古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

不遜師古曰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師古曰二百五十

望之

後之

錢

者師古曰使大傳印而望之以大夫印上於惲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

列傳



直是與帥意亡促言廢有後言師古曰魯古冠字望之既左還

而黃霸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

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六傳以論語禮服授

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

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

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

海外有截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率循也遂徧也既盡也發行也相

度無有所踰越也徧省視之教令盡行而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師古曰

相土之厥烈烈然盛四海之外皆整齊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

賀師古曰鄉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

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

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

之誼謙亨之福也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

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

率有鳥窠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本以客禮

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

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及以政今匈奴單

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

今單于位在諸侯王上音之從反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

大臣可屬者師古曰屬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

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

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

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



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  
 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師古曰道多所欲匡正上甚  
 鄉納之師古曰鄉讀曰鄉意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  
 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  
 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  
 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文顯曰恭顯心不自安也師古曰文詘非也言  
 其不能持正故議論大事見詘於天子也及古  
 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  
 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曰刑  
 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師古曰忤謂相違逆也上初即  
 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改也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  
 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林以備諫官舍稽鄭朋陰欲附  
 望之生疏言車騎將軍高違古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

弟

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堪謂其以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  
 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  
 威師古曰周謂周公也公謂召公奭也公綽也廉至乎耳順之  
 年師古曰論語孔子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窻  
 穴黎庶莫不惟喜咸曰將軍其人也師古曰國家委今將軍  
 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及至周召乃留乎師古曰周望  
 如管晏而止為欲恢廓其道日吳不食道師古曰周望  
 周邵之蹟然後已師古曰周望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  
 歸延陵之阜雁物曰下走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  
 不虞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軌師古曰延陵修農圃之師古曰美  
 之中也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使也修農圃之師古曰美  
 雞種黍埃見一子沒齒而已矣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丈  
 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  
 行大朋之所云蓋謂此也埃古埃字也俟待也沒齒終身也籥草器也音  
 徒鈞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穴師古曰穴踐宣中庸之帝



政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為與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

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師古曰鋒刃端也奉

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朋數稱述

望之短車騎將軍師古曰短謂其短惡也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

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

門郎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會齊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胞急也更求入許史推所

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聞東人何以知此於是

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

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

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師古曰華龍音胡化反

者宣帝時與張子矯等待詔師古曰矯音巨以行汙濊不進

師古曰熹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

告

之爭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

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

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

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權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

道請謁者召致廷尉特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

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

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

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

大夫獄官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

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其

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而朋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淳

淳



侍

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師古曰道讀曰導茂美也  
 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  
 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師古曰倚音於綺反會望之子散騎中郎  
 伋上書訟望之前事師古曰音級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  
 明白無請許者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非人請許而許之也而教子上書稱引亡  
 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  
 節不誣辱建白望之師古曰建立此議而白之於天子前為將軍輔政欲排  
 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  
 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自  
 以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持舊恩自謂無罪坐懷此心非頗訟望之於牢獄  
 塞其快快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師古曰非不也上曰蕭大傳素  
 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

憂

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  
 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  
 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師古曰叩讀曰仰吾  
 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  
 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字游呼其字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師古曰讀音促竟  
 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  
 殺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書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慟  
 左右師古曰動也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師古曰詳審也皆免冠謝  
 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  
 子伋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  
 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前漢書

卷之八



今

凌稚瑋曰杜俊男子  
不甘辱之意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免後  
 為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遷謁  
 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為使於匈奴也後為茂陵令  
 會課育第六師古曰如人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師古曰殿後  
 最居下也殿登見反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師古曰脫免  
 何暇欲為左右言師古曰左右者言與同則及罷出傳召茂陵  
 令詣後曹如淳曰賊曹當以職事對師古曰忿其為漆令育徑  
 出曹書佐隨牽育有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  
 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  
 一曰衣男子且何復忍我詣曹乎  
 遂趨出欲去官明且詔召入  
 拜為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  
 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為中郎將使匈奴歷異州青  
 州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郵名

賊

梁

子政阻山為害久不伏辜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育為者扶  
 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  
 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  
 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車三公奉曰南  
 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  
 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  
 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為光祿大夫  
 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希遷少  
 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  
 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具以  
 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  
 特朱博尚為杜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師古曰博後

公一作禹



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  
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  
難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林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  
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為越騎  
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大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  
後舉賢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不守治郡有聲多  
稱薦者初哀帝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  
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  
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為陳留太守元始中作  
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

導九賓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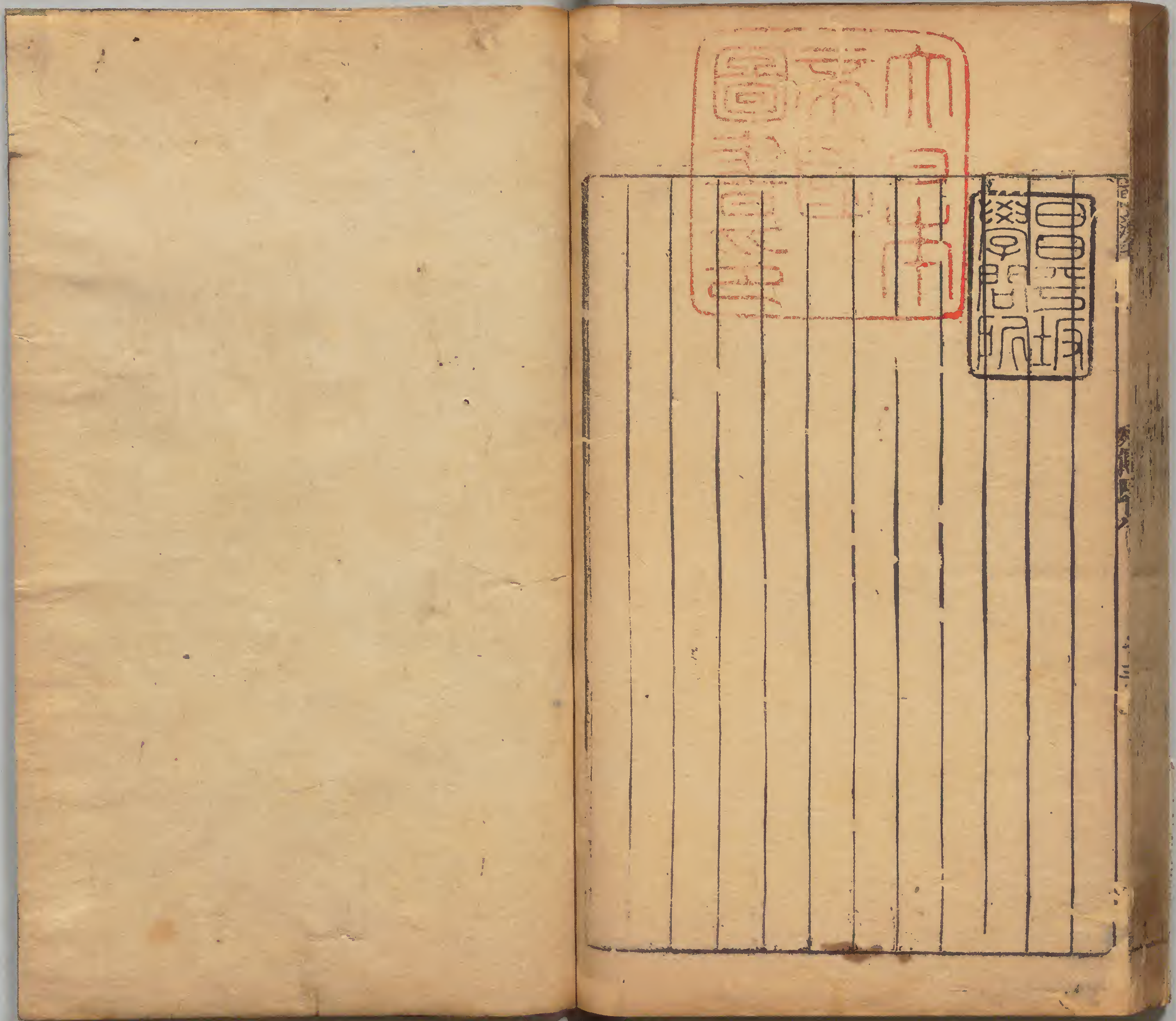
酒者六七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師古曰  
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師古曰哀哉  
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身為儒宗有輔佐之  
能近古社稷臣也

一本末三字非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Red square seal impression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皇清御製 (Imperial Edict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seal script.

Black square seal impression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國史館印 (Seal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in seal script.



